茅盾先生傑作
腐蝕
描寫在中國反動派特務政策下青年極端痛苦。欲瞭解反動派的罪惡，可不讀。
各地東北書店
遼東建國書社　經售

東北日報

第九十八期
定價　每期四角　每月十元
經售處　東北書店及代代銷處

遼北羣衆」半月刊
創刊號四月一日出版。內容有：
，爲實現東北的和平而鬥爭
開展減租鬥爭（短評）　劉辛柏
育界的希望
教育對東北學生有什麼樣的影　陳宇
革命（歷史常識）　于伯純
東──中國人民的領袖（人物誌）
們的領袖毛澤東（歌曲）
電話生的上隊（文藝）　魏東明
方新聞：數則

中國政府接得通知
蘇軍四月底全部撤畢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塔斯社通知關於蘇軍從滿洲撤退的消息如下：最近爲答覆中國政府詢問關於蘇軍從滿洲撤退延緩的原因以及撤退完竣的期限，蘇聯政府已通知中國政府，蘇軍指揮部決定到四月底完成蘇軍從滿洲撤退的工作。其次在回答中國政府的照會中指出：如果中國政府沒有兩次請求延遲撤退，那麼蘇軍在去年十二月就會撤退完畢。此後由於冬季條件與氣候原因，使蘇聯的撤軍工作延緩下來。現在氣候條件業已改善，蘇聯已有可能迅速撤退，至四月底撤退完竣。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外交部長王世杰，二十三日出席國參會作外交報告時稱：我國政府已於二十二日接到蘇聯駐華大使彼特羅夫覆文。內稱：蘇軍已在陸續撤退中，並聲明至遲於四月底完全撤退。對該項覆文，我政府現正考慮答覆中。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中央社報導：東北蘇軍在陸續撤退中。連日長春蘇軍已開始撤退，軍樂隊、憲兵隊等紛紛離去，軍用電話亦已拆除，現該地蘇軍已顯形減少。

斯大林答記者問
博得美方輿論好評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綜合華盛頓訊：斯大林同志答覆美聯社記者之談話，博得美國議員與輿論的好評。參院外交委員主席湯麥斯，二十三日宣稱：「斯大林委員長說明贊助聯合國組織，表示蘇聯擔負國際和平之決心。彼之聲明，將爲全世界所歡迎。」又稱：「國際組織之原則，在於各國權利平等之原則；而非基於若干國家控制其他國家之原則」一語，頗存特別深刻之印象」。湯氏力稱：「斯氏贊助聯合國組織，將使聯合國代表在紐約舉行安全理事會時，緩和由於伊、蘇問題所發展之緊張形勢。」其他參院議員和湯氏持同一見解。二十三日美國十家報紙，均一致贊同斯大林的談話。紐約時報對該談話稱：「將爲全世界所歡迎。」並稱：「斯氏聲明乃蘇美兩國諒解與合作之新推動力。」（按：斯大林同志談話，本社電報未收清，大意謂聯合國爲維持世界和平的強有力組織，蘇聯決心維護世界和平，世界各大國均不願再有戰爭。）

北平出版業聯合會
呼籲出版發行自由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北平訊：平市出版業聯合會，爲抗議摧殘出版發行自由，頃向政府當局及全國各界發出緊急呼籲，原文略稱：北平連續發生了許多威脅迫害文化界、出版界、印刷界及書報商人的事件。非官方的報紙時常遭受非法的沒收，例如上月十四日，一個便衣警官到聯合派報社去批購報紙多種，當時不付現款，且持槍威嚇，該報社因此損失十餘萬元。又如已經登記的民主週刊、人民週刊等，竟也同樣遭到非法沒收的厄運。此外報販們因售賣這些報紙而被毆打、被拘押。書店報紙紛紛受到警告，不許售賣一切談民主的書籍。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頻繁，舉不勝舉。二十三日北平市社會局更發出通告，勒令未經核准之新聞雜誌及通訊社停止發行發稿。並於三月五日由公安局召開平市印刷業同業公會，強迫各印刷所負責人前往，令後不再排印任何未經登記書報之出版物，設有違犯，定予以停業處分。此外郵政局對於出版物之寄遞，依然遭到限制，使書籍不得散發。這一連串的事實，說明少數反民主份子，蔑視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而用各種非法手段來妨害民主文化的自由。當局對這種不守約法不重信義的行徑，這種摧殘民主文化妨害營業自由的措置，我們一定堅決反對到底。現在我們向政府當局鄭重提出抗議，向全國各界人士呼籲聲援，反抗一切非法的迫害，同時堅決主張實現下列各項要求：

（一）澈底實現蔣主席的諾言，嚴格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及和平建國綱領的規定。

（二）立即廢止出版法及出版物呈請登記核准之規定，以及其他一切箝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及措置。澈底實現眞正的言論出版自由。

（三）澈底保障營業自由，廢除一切不合理的管制和隨時限制營業，壓迫商人的行爲。

（四）取消對出版物郵遞的任何限制。

（五）取消一切特務組織，嚴禁黨政軍人員妨害人民自由之不法行爲。

（六）保證今後絕無任何破壞文化事業組織（包括書店、報攤、報社、出版社、雜誌社、通訊社、印刷所及文化界出版界書報商各種團體集會等），和危害文化界個人身體自由的事件發生，設有此類事件發生時，當地黨政軍當局應負完全責任。

最後我們認爲在實行民主的今天，出版物的登記制度，（此係根據舊出版法第十條之規定，而該出版法已經本年一月廿八日最高國防委員會決議明令修正）根本是不合理的，是沒有任何現代的法律根據的。因此我們對於最近社會局命令一切刊物呈請登記核准的通告，認爲是一種不合理且是不合法的措置，絕無進行的必要。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合法的，希望政府當局全部接受，希望全國各界人士和各地文化界出版界對我們竭力支援。文末署名者有：北平市出版業聯合會、人言週刊社、人民文藝社、人民世紀社、文化週報社、文藝大衆社、民主週刊社、民主青年社、民主星期刊社、集納社、新星正報社、新聯評論社、災聲通訊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魯迅晚報社、中外出版社、聯合派報社、民主出版社、北平出版社、生活出版社、生活書店、海燕書店、中國社、華北派報社。

周恩來返渝

（新華社延安廿五日電）周恩來同志廿一日自渝飛抵延安，作數天勾留後，已於今日上午十二時乘機赴渝。

北平北大師大校友
宣言反對甄審辦法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北平訊：此間北大師大校友聯合會，頃發表致全國各界書，呼籲反對國民黨當局頒布的甄審與僱員待遇辦法，要求保障就職就學自由。書中稱：「在勝利後不久，教育部頒布了甄審法令。由於我們堅決反對與全國公正人士輿論的制裁，不得不放棄「舊頒甄審條例，而公佈了「新頒甄審辦法」。其中並規定須呈交主義研讀報告，標點批註總理遺敎及中國之命運，實不無統制思想的嫌疑。最近銓敘部，竟然又加給我們以「僱員試用待遇」，這說明當局更進一步的採取了不合理的手段』。並稱：我們這被歧視與冷待的一群，不願再作任人宰制「服從第一」的應聲蟲了！我們反對任何變相的甄審辦法，拒絕登記，堅決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無條件承認我們的學歷。並要求銓敘部立即取消「僱員試用」待遇的規定。我們是新世紀的人民，我們反對一切違反民主的獨斷專制的措施。（按：「僱員試用辦法」中規定「凡未受甄審的僞大學畢業生，皆以僱員待遇任用，月薪限於六千元以下」。）

戴笠墜機斃命
死有餘辜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合衆美聯路透駐渝記者紛紛傳出消息，中國法西斯特務頭子戴笠已因飛機失事斃命。合衆社稱：「中國秘密警察首腦戴笠，十七日由北平（一說青島）飛南京，途中在南京附近（一說江陰附近）墜機斃命。同機十六名，又全無一倖免。已發現十三具屍體，相信其餘三人已焚燬成灰。衛兵的屍體業已尋獲，其中兩名係戴笠的馬弁。戴笠爲中國的神秘人物，以殘酷無情著稱。對於他的生平實際上無從獲悉，僅最近才訪獲得他的照片，因爲極鉅大的蓋斯塔波的權力，而受到許多人的恐懼。和常常引起與希姆萊相對比。他在戰時與美海軍合作，主辦中美合作訓練所。在全中國有廣大的間諜網。他名義上是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號領袖，實際上是全世界聞所未聞的最秘密組織者之一的首腦。」美聯社稱：「戴笠的死似乎完全與他活着時候一樣的神秘。他是蔣介石的忠實支持者。」蔣委員長聞悉他的可靠的股肱死訊而痛哭了。」

民盟羅隆基主張
正當處理美國貸款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合衆社渝二十四日訊：民主同盟領袖羅隆基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貸華巨款爲中國歷史前所未有，係中國人民巨大負担，應正當處理。」他建議貸款用諸軍隊整編復員，而不應由官僚資本家支配。並說：「在聯合政府組成後借款更好，因各政黨能加以監督。」他建議組織特別委員會管理此款，免被現有的腐敗機構所窃用。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合衆社訊：民主同盟香港支部，已於二月二十四日已成立。

希臘民族陣線
堅持反對僞造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合衆社倫敦訊：此間希臘民族解放陣綫發言人，揭露希臘三月三十一日的選舉登記，充塞了成千的戰爭死亡者及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字。發言人說：「希臘現時有人口六百五十萬女人不准投票。僞造的選舉登記，已由英美法觀察員審查過，而且認爲滿意。」發言人指出：「不僅選民名冊被填塞起來，而且當登記選民時，自一九三六年以來即已死亡的投票人選票，則被寄交那些不能以自己的名字投票的反動的希臘國外流亡者。」根據倫敦工人日報消息：希臘保皇黨武裝部隊，正在許多區域對農民實行恐怖，並不准他們去投票。工人日報說：參加民族解放陣綫的希臘各政黨，代表希臘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

輯安召開參議會
民主選出議長及縣長
通過減租減息等議案

輯安之參議會籌備工作於一月中旬開始，籌委會爲了人民深刻瞭解民主，除進行民主教育外，並與算賬、復仇運動相結合，因而在普選中，打擊了壞，發揚了正氣，本縣所屬各單位中，推選候選人時，打破了過去不敢說話特不敢批評上級的習慣，而敢於提出『某科長無候選資格』，並積極爭論。在舉中也創造了很多方法，如投豆子……等，代表選出後，各區村用各種辦法選代表，如獻鑼鼓歡送、提晃、送旗、送禮爲慰問信……等。因此經過此次普運動，由於與群相結合，便使群體味到民主的好及團結起來的力偉大，而被選出代表也因群衆的熱愛戴而感到自的光榮與責任的人。

輯安參議會成立前，擧行人民表大會，共計代一八人，包括商工士紳婦女各，二月二十二開始，共歷八。由於大會充分的揚了民主精神，以在八天的大會時驚人成就。大除選舉了七十高齡惠東爲參議會長、劉勝爲副議姚黎明爲行政員會主任委員兼長外，並對工土地、婦女、息等問題都作了體決定：如工資題在代表大會確改善工人生活，顧僱主利益的原則，決定最低限度的工資，除工人本身外，能養活一個中人到兩個人，並爲免除物價高低引起糾紛，以糧食爲標準作具體規定。關於減租問題，決定：山地應照二五減租，平地繳租應以不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爲原則，以便佃戶能改善生活，提高生產，對過去強霸之土地一律無條件收回。個別士紳代表對減租從去年減起還一點表示不同意見，有認爲『現在退去年的租子，但去秋打下糧後，因地主不需糧，就按當時糧價賣給種地戶，現在糧價貴了，按照那時糧價，『地主退糧吃虧太大。』因而有人主張現在給佃戶退錢。』爭論頗久，最後大家還是同意大多數人的意見，認爲『現在應給佃戶退糧租，因爲當時賣糧食時候的價錢是可以買出那些糧食的，再說地主那時賣了糧食換成錢去作買賣或買下貨物，到現在還不知道賺了多少錢呢？所以應當按糧去租的。』在討論到婦女問題的時候，一位婦女代表拿出城區東勝區一個被虐待的童養媳的一封求救信來，讀給大會代表聽，讀到最沉痛句子的時候，代表們不由得落了淚。這個被婆虐待得要『看護病了的猪，同猪在一起睡，如果猪死了，要他償命。』由於事件的殘酷，引起到會代表一致的激憤，爲了援助婦女解放，到會代表一致要求政府立即處理此慘案件。政府給代表答覆後，並決定禁止買賣婚姻、溺嬰、童養媳、給童養媳無條件離婚的權利、反對早婚等。對減息問題，決定減息從八一五以後算起，分半減息，利超過本的不還本。個別地主提出：『減了息以後，窮人借不到錢』。當時遭到農民代表反對，農民代表認爲減息以後，我們保證交息，錢不借出，是不會生利的，祗有減息才會對雙方有利。除上述問題外，對房租問題、救濟、春耕貸款及組織民兵自衛團等問題，亦均有所決定。

八天的大會，使得許多代表思想上有了很大轉變，領悟了爲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正如五十五歲代表董顯庭老先生所說：『楊靖宇司令所以得到東北人民的擁護，就是因爲他處處爲人民服務，他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英名卻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頭。八路軍、自治軍、自衛軍來解放我們，使我們子子孫孫也忘不了。我這次是被大家選出來的，要好好的爲老百姓辦事！』

鳳城邊門村農民開減租會
向地主講理獲得勝利
找回多納租糧訂立七年佃約

（鳳城訊）邊門村群衆經過幾次鬪爭勝利，覺悟到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自己若是再不團結起來鬪爭，就不會有農民翻身的那一天，於是自動的結成各界聯合會，在各聯合會領導下擧行了三天的減租大會，獲得圓滿勝利。第一天召集二百餘佃戶，又將比較開明的地主，請到會場，經過會長及群衆發表意見以後，地主們都異口同聲回答：『非常滿意這種正確的要求，合法的法令』，會上互相交換着意見，這是一個講理大會，根據政府法令決定自本年起實行二五減租，今年多納的租糧如數退還佃戶，自本年起，種子由地主與佃戶雙方負擔，佃戶有七年的租種權，保證佃戶在此期中不能發生沒地種的恐慌。第二天（六日）地主與佃戶寫契約書，各界聯合會及區政府作中見人及保證，互相簽字蓋章，這樣一百多戶佃戶就都放心了。第三天（七日）是房租和地皮減租大會，同樣的順利進行。當場就定了條約一百餘份，房屋分四等，按等次分每間每年一百二十元、一百元、八十元。及四十元大修補由房東負責，小修補由房戶負責，保障房戶七年居住權，地皮每間每年二十元。在散會後，路上走的前呼後應，都在說：『這回可好了，可讓窮人翻身了。』從這次大會以後，在聯合會的辦事處和街頭上，普遍是東戶商談減租問題，並且影響全區各村都在醞釀着，農民們都積極的自動的想法組織，好進行減租工作。

（又訊）邊門村在減租鬪爭勝利以後，抓緊了群衆的熱烈情緒召開各界聯合會小組會議，籌備成立農會，進行個別教育，以後提出候選名單，加入農會者有百餘戶，經普選結果，公舉包振江爲農會會長，另外有委員四名。（路石）

反奸鬪爭蓬勃發展
海龍縣一月來

（本報訊）一月來海龍各地群衆繼官屬村等處反奸鬪爭勝利後，積極向漢奸惡霸展開復仇清算鬪爭。除已見前報者外，玆復探悉：

山城鎮本月三日，萬餘群衆召開公審僞街長徐殿英大會。徐逆罪大惡極，前後向民主政府公開署名、蓋章、捺手印控告他的不下五百餘人。他於「康德」七年曾在該鎮成立『菜市』，強以低價向菜戶收買，再以高價出賣，使鎮上二百餘戶菜園子，無以爲生。又曾向敵山字包修西大橋，私吞橋款後，仍強要各戶攤錢、出工。敵人曾譽之爲『優秀保長』，派赴日本『見學』。『八一五』光復後，我軍尚未到達該鎮，徐逆即以『維持會治安委員』名義，串同『主任委員』劉富天，將北山倉庫物資攫爲已有。當鎮上民衆也去搬運時，徐、劉二逆即指揮僞警開槍射擊，中彈斃傷者達二三十人。無怪張老頭申述他兒子被害時，哭不成聲地指着徐逆道：『我是認人不認名啊！就是他，就是他叫開槍打的！』審訊甫畢，台下即高呼『槍斃了他！』主審官張公安局長，當即接受人民請求，予以槍決，並宣佈沒收其大部財產，作爲受難家屬撫恤費及退還被敲詐的群衆，此外又懸賞一萬元通緝與徐逆同謀之兇手劉富天歸案法辦。

梅河口於三月一日，連山村村民和鐵路工友四千餘人，齊集區政府門前，和恒泰成配給店算賬。該店於僞滿時就是梅河口七大配給店之一，曾依仗敵人僞警勢力無理剋扣配給品，油裡摻湯，酒裡摻水，一斤東西不足八兩，過年節配給每人二兩白麵時，還要你花五圓至十圓買到『白鋼字』後才給你領，去年過年時全村八千人，就有六千人沒領成。『八一五』後被他私吞的配給品計有花旗布十八疋，豆油五十斤，鹽一萬斤，白麵一百袋，洋油五千箱，洋火四箱半，棉花五百〇八斤，燒酒一千〇廿五斤，洋襪子一百打，白糖五百斤，手巾二百條，鉄鏵一千二百個，紙煙五百包。我軍解放梅河口時，他還勾結丁逆鴻擧，欒逆宗書等襲擊我軍。李區長當即接受人民請求，把掌櫃扣押起來，待清算出賬目後，再行處理。四日，鐵路工友及雙龍區民衆又和德隆、慶記、永大油坊諸配給店算賬，五日李家區，豐樂區民衆又和福益具算賬，均獲勝利。六日恒升泰掌櫃自動要求清算賬目，退還貪衆汚配給戶的東西。

朝陽鎮四千餘群衆二月二十四日擧行公審僞街長富經久大會。一位老太太悲痛的說道：『你我兒子到鞍山「勤勞奉仕」去了，你還管我要勞工，我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就活生生的讓你逼得跳了井。我該不該要你償命啊？』一個老頭顫抖地說：『我今年六十三歲了，你還要硬迫我要勞工，遲打了我一頓嘴巴子，血淌在地上，還要我蹲下了……』他越說越動了火，『以前你打過我的嘴巴，今天我就要打你！』富經久的罪惡太多了，最後大家一致要求『槍斃大漢奸富經久！』當魏專員宣佈富逆死刑時，大家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中央軍的「復員」（續完）
潘陽通訊　鄭聞

因爲各派系都擴充隊伍，所以時而發生衝突，馬路上常常發生臨時戒嚴的事，士兵都上了刺刀，如臨大敵。去歲舊曆臘月二十九日前後，光陸電影院門口忽然來了兩排武裝齊備的士兵，隊伍停住後，馬上命令一排伏於窗下，架起機槍，一排人便進影院內搜索，當時電影正在開演，幕布突然黑了，接着便是一陣槍聲，台下秩序大亂，女人哭，孩子叫，打得亂七八糟，後來查明方知是「建軍」的一方協同警察大隊一部，和在電影院的另一部「建軍」發生衝突，結果弄得市民遭殃，大受一番騷擾。

新春正月初十，北門外的警察，忽然荷槍實彈，嚴密警戒。不久警察大隊又開來一部份，一個剛要進城的小販從此經過，便被打死，這一場惡鬪的結果，警察大隊只死一人，傷一人，而老百姓卻死了好幾個。

這種事情，在街上常常發生，因此引起市民恐慌，街上每天下午不到三點多鐘便都上了門。

「建軍」是建起來的隊伍，互相矛盾，在「中央軍」未正式來到前，大都是不公開的，稱爲「地下軍」，或「地下中央軍」，以後有些便以警察大隊面目出現，大概是怕受人民的譴責和外界輿論的非議。因爲解放後的瀋陽日軍已被繳械，人民自己起來武裝維持治安，是不須要什麼中央大軍的。警察大隊約有八個大隊，因爲只要花錢便可以當官，所以一切地痞流氓，漢奸特務都加入進去「建軍」去了。這便是「中央軍」的基礎，其中軍官可想而知。如警察大隊五大隊某中隊長，原先是窯子裡跑腿的，還有原先是賭棍，著名的地痞等等。至於大官則是過去的大漢奸特務，另外一夥便是着了「官迷」的潤人、老板、大糧戶。他們是「財神爺」，但他們卻很難取到一點實權。因爲從大後方來的「黨官」是很有經驗的，他決不輕易放棄兵權，而讓給別人的。警察大隊因爲有許多不同的派系領導着，而且互相都想擴充勢力，所以也常發生衝突，以至繳槍的事情。三縱隊繳了四縱隊槍械。第五縱隊在成立之初，到處搶劫，搜刮甚多，該縱隊劉隊長，八一五前在撫順僞公安局任事，在日本人手下頗爲得意，八一五後把瀋陽市內衞生工廠據爲已有，搜刮在一二百萬元以上。第五縱隊原住城內宮對過，前日本憲兵隊住地，因爲發了很多洋財，在中央軍「接收」瀋陽市聲浪中，就「紅」起來了。該部的兵很少，有點錢的都是「長官」了，而且都屬少尉以上的「官」，出門穿着從民間搶來的漂亮衣服，帶着指揮刀手槍，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這批中央軍因招搖過大，受到別部垂涎，所以沒有多時，又被另一部隊繳械。

加入警察大隊的人群，都是些漢奸流氓和投機份子，勒索敲詐，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國北關三大隊常常買東西不給錢，並藉口檢查煙土槍枝，任意施行敲詐。你假使要反對，他就以「八路」的罪名來威脅。商民也無可如何。至於到娛樂場所，售票員向來不敢向他們要票，並且還要領到「雅座」去殷勤招待，請喝茶酒。

國民黨五十一軍、十三軍駐在鐵西以後，要糧要款勒索更繁。但這些中央軍對於警察大隊很不高興，他們對這批新發展的「中央軍」，感覺升級太快了，有點吃醋正如某軍官說：『我當了十多年兵還是個連長，警察大隊的花了幾個臭錢，便是營長、團長。哼！非收拾他們不行！』於是兩方面便對立了，磨擦了，王丹的部隊，某少將不承認，於是王先生便給少將送汽車，送古玩，還稱少將便承認了，這也是少將生財之道，藉此發一筆財。

去年舊曆臘月二十九日，一部份「新軍」被「正中央軍」繳械了，至於沒有被繳械的和「承認」了的部隊接到命令：『先到城外走走，把八路軍消滅，有了地盤，才能被承認是正式中央軍！』

這些中央軍到了城郊，許多人害怕過渾河，因爲河那邊人民武裝很多。但他們到達麥子屯古城子一帶後，到處要白麵、大米，見猪就殺，見鷄就捉，什麼東西都搶，而且他們還要找幾個「太太」。

現在瀋陽流傳着一首歌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迎接春季生產運動

蘇皖邊區大興水利

（新華社華中二十七日電）蘇皖邊區各地，紛紛興修水利，迎接春季大生產運動。除計劃重修工程外，業經修濬之各地河壩計有高郵之運河十堤、台北（東台北部）中心夢河、如皋龍潛河、[illegible]水之公興河、鹽城之七梅大河，共達二百餘里，使五萬畝農田得到灌溉。此外，五、七分區專署均於本月計劃出大規模水利工程，五分區決定開河築堤者，計有鹽東漣東、淮安、阜東、沭陽、淮寶等縣，合計工程三百餘里，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五百五十工。工程經費工資，概由政府撥款或貸予，工程完成後，對灌溉農田暢通航運有極大利益。

國特勾結敵偽殘餘 破壞渤海解放區

（新華社山東二十七日電）渤海訊：國民黨內反動派近勾結敵偽殘餘勢力，派遣多股匪化特務潛入我渤海解放區各地，破壞和平民主建設。據查壽光偽軍張景月，派出特務二十二股，益壽偽軍徐振中部，派出七股，臨淄偽軍王硯田部，派出七股。其他各地所有偽軍據點之處，均派特務四出活動。每股三五人至十八人不等，其共同任務是：（一）放毒暗殺我方工作幹部及群眾中積極份子。（二）破壞交通割電線拔電線竿，[illegible]擊公路上的汽車。（三）破壞群眾運動與群眾團體。（四）搶奪糧款，截至目前為止，僅三分區區幹部，抗屬、積極份子即有百餘人員被殺害。

國民黨堅不履行整軍方案

復員軍官全受警訓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中央社南京訊：國民黨現決定將復員軍官，全部轉入警界服務。其實施辦法，已由軍政部擬定，呈行政院通過，並經最高當局核准。將復員軍官交與中央警校南京總校及重慶、西安、北平、廣州各分校，分兩期訓練，畢業後分發以警官任用。其選送資格及所入班期，規定如下：（一）將官曾在正式軍校或隨大學畢業者，復選送入中央警官學校警政高等研究班受訓。（二）軍警以上之軍官，曾在國內外軍事學校畢業者，復選送中央警校警政講習班受訓。（三）少校以下中尉以上之軍官，曾受有正式證件或具有中學以上程度者，得選入中央警校甲級警官訓練班受訓。（四）少、中尉軍官，具有中學以上程度者，得選送入中央警校一級警官訓練班受訓。選送軍官，在受訓期間一律在校寄宿。除應用物件自行備置外，其伙食服裝及往返旅費，均由軍政部、內政部統籌。薪餉由軍政部另行規定發給。據熟悉內幕者稱：此係「復員」打埋伏之又一方法，顯屬違反整軍方案，並使戰後人民負擔絕對無法減輕。

山東國民黨軍協同偽軍

向我進攻被擊退

（新華社山東二十五日電）膠濟鐵路南北兩側，國民黨軍與偽軍仍不時向我進犯。八日上午一時，即墨城國民黨第八軍一部，配合偽軍姚子棟部，共七百餘人，向我城南解放區張家村、土橋頭、柿子園等村進犯。搶掠柴草糧食，至下午四時竄去。十日偽軍張洪飛部，由高密城東之芝蘭莊進犯我范哥莊。十一日上午九時駐膠縣偽軍張步雲二旅四團二百六十餘人，由偽團長李洪渠率領向我進犯。同日晚國民黨軍指揮之偽軍王二小部四十餘，襲擊我膠縣西南地區。死村長一名，搶去耕牛數頭。十二日上午九時高密特務大隊尹成茂部百餘人，進犯大周莊搶掠糧食。上述各地偽軍出犯均被我一一擊潰。

內蒙奸逆李守信 將於日內飛錦州

（新華社延安廿五日電）北平訊：內蒙奸逆德王、李守信均以東北行營上賓身份寓平。北平德王私人秘書札奇斯歡，曾於十二日招待記者時稱：德王係以「公民」身份寓平。李逆守信現被國民黨委任第十六軍總司令，十四日將訪東北行營秘書長胡家鳳，聞將於短期內飛錦州。

我軍醫愈資返 傅作義部傷員

（新華社晉綏二十五日電）經我軍醫治痊愈之傅作義部傷員官兵六十餘人，已於補充鞋襪等日用品發給路費後，於本月二十一日自涼城西北西溝門護送歸隊。我軍刻正函請集寧執行小組，轉告歸綏傅作義氏，希望該部亦能將其所俘擄我方之全部人員送回。

承德公審戰犯

（新華社冀熱遼二十五日電）承德市人民特別法庭，於本月十三日公審日寇侵華戰爭罪犯小倉已懷吉及罪大惡極的漢奸朱盛林。到會群眾二萬餘人，當檢察官向小倉宣讀公訴書時，這個平日兇如虎狼的罪徒，竟膽怯得發抖。該犯今年三十三歲，民國二十五年即來東北蹂躪中國人民，歷任各地警察官，三十三年奉敵特務機關之命至熱河，在承德、興隆、青龍一帶從事瘋狂的討伐工作，充當「討伐隊」副隊長，僅在承德縣屬方仗子、黑河、柳河一帶，即屠殺中國居民百餘人，燒燬村莊十餘處，搶掠牲畜物資甚多。該犯以證據確鑿，無法狡辯，乃低首認罪。漢奸朱盛林侃侃敘述他慘無人道的暴行，面部沒有絲毫悔過的表情，他曾受敵警察訓練，充當各地偽警多年，因效忠敵人，民國三十年被擢升為「討伐隊」長，在承德、青龍、興隆一帶屠殺和平居民四十多人，殺八路軍幹部戰士各二人，燒殺搶掠極盡兇殘。當許多被害家屬提出控告，並歷數兩犯罪惡事實時，不禁痛哭失聲，人民法庭當即順從民意，以戰爭罪犯及賣國罪判決日人小倉及朱逆盛林死刑，執行槍決時，群眾擁至刑場，狂熱歡呼，伸張了民族正氣。

張家口市 燃料價格平穩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五日電）張家口市，由於發展公私經營的運輸機構合理的結果，使工廠、鐵路、市民的煤炭燃料，始終保持平穩價格與充分供給。去年八月間，公營裕民燃料公司，就以沒收敵偽組合之煤炭低價大量出售給市民，（每斤塊煤僅售偽幣一元）使市內各家燃料無缺。十月至十二月間，全市各輕重工業普遍復業。平綏路亦告通車，每日均需大量燃炭。裕民公司即復業鼓勵私營，幫助私商。渾原、陽原、蔚縣等煤販遍及全市，雖大量消費燃料，仍能充分供給，私人煤炭商家由十數家發展至千餘家。現在僅裕民公司每日銷售量即達四萬噸。

山東解放區

煤礦紛紛開工

（新華社山東二十四日電）山東解放區各地煤礦紛紛開工。魯中新泰城五村煤礦，每天可出產煤一百五十噸。華豐煤礦每日產一百五十噸。魯南陶莊小窰煤礦（距棗莊二十里）一日產一百五十七噸。套子窰煤礦（棗莊東里半）日產一百八十噸。各該處工人均有一千數百人。我礦務管理局正督修工人住宅，增加衛生設備。

膠東優抗工作 獲得巨大成績

（新華社山東二十四日電）膠東訊：膠東去年優抗工作獲得巨大成績，根據二十二個縣的統計，共幫助抗屬解決土地一五五五六零畝，牟平、文登、榮城、牙前四縣的抗屬，每人有土地一畝，政府又以巨款貸給貧苦抗屬，幫助發展生產，改變了過去的代耕辦法，採取固定代耕，並發動抗屬參加互助組。培養出抗屬勞動模範三百五十一人，他們大部份都是區村領導幹部。

伊境蘇軍 開始撤退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塔斯社訊：根據蘇伊協定，蘇軍留駐伊朗之部隊已於二十四日開始撤退。蘇軍指揮部預料：蘇軍完全自伊朗撤退，如無意外事故發生，將於五、六週內完畢。至於原駐伊境米什德、沙夫魯德與西蒙區域之蘇軍，則已於三月二日撤退完畢。

簡訊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illegible]合[illegible]報導：法國社會黨右翼領袖勃魯姆，負有法政府財政[illegible]使命，於十八日到達華盛頓會談，並會[illegible]，[illegible]美[illegible]門之宴會。二十二日勃魯姆與美[illegible]卿[illegible]澤森[illegible]，[illegible]參院[illegible]委員[illegible]防委員會佛古遜[illegible]委員會會談。[illegible]與美國要人[illegible]，並包括商務部長華萊士。二十四日法國總統古恩宣佈：[illegible]國借款[illegible]，自[illegible]於增加生產，參加國際貿易。

（新華社太行二十五日電）太行一文藝雜誌，已於本月初出版，為十六開本的大型期刊，頗得各方好評。

「同志，你們不能再讓了！」

遼西老百姓的話

在遼西國民黨內反動派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其中一部，強佔秀水河子，他們對自治軍已經發生了家人父子兄弟般的感情，他們尤其不願意國民黨內反動派的軍隊開來，下邊是當地一個老鄉的話：

「那個百姓不愛自己的軍隊呢？」團山子××屯一個姓殷的老人自問自答似的向記者說：「三連同志住在我家，像一家人一樣，痛痛快快的過新年，常和我們講國家大事，他們說，東北百姓應該自己作主人——這些同志，真是比我的親兄弟親兒女還親呀……」一會兒，殷老先生的聲調放低下來，嘆了口氣，說：初九那天，連長說要轉移，咱們村子裡人全來了，異口同音的說：好同志，你們可不能走呀：咱們得快快樂樂的在一塊過個元宵節呀，這是十四年來第一個快活的元宵呀！

可是同志，你猜人家連長怎麼說？連長說，國民黨裡的反動派強佔了秀水河子，咱們為了和平，不讓老百姓受災難，咱們就要退走，暫時離別父老們了，像你們這樣好的老百姓，咱們實在也不願意離開呀！」

『咱們老百姓雖說不願意弟兄們走，可是勸擋不住，大家心裡難受了好半天！誰知道咱們的隊伍一撤走，百姓的災禍就到了。初十半夜，聽到電路上（汽車路）亂烘烘的，打的聲音，罵的聲音，喊叫的聲音，響成一片：原來反動派從團山子退回來了。咱們躲在草堆裡，連大氣也不敢出。這一天，老百姓受的難也夠瞧的了。反動派到團山子，又搶又殺。連馬家寡婦的一個獨生子，也被抓了去，硬說他私通「匪軍」，抓去就鎗崩了。一向不管閒事的老王頭，旋王旋，連他也氣得直發抖，說：我萬想不到中央軍還樣不講道理，其實是「二滿洲」，（意指和偽滿軍一樣）八路軍再不來，我得氣成瘋子啦……』不錯，遼西老百姓從實際經驗中體驗到，要過太平日子，要和平，不是光憑一直退讓所能辦到的，他們紛紛要求自衛，要求人民自治軍不要撤走，他們並且踴躍的參加保衛和平的鬥爭。

『同志，咱們的盼望沒有落空呀。』殷老先生喉嚨有點啞，記者給他斟了一杯茶，他呷了一口，笑嘻嘻的說：『十一晚上，南風颳得挺大，月亮迷濛濛的，同志們回來了，同志們答應了咱們老百姓的請求，說反動派欺侮老百姓太苦了，這回他再欺侮，可得給他顏色看看。咱們聽了，高興透啦！村長說要組織擔架隊，我村子去了十個人，我也拉着老牛車去了。一點也不覺得累，嘴裡乾得慌，可是心裡實在甜得很呀。一直打了一夜，第二天天快亮，一千五六百反動派軍隊被同志們活捉了，一個副團長，也放下武器，來講和平了。』

『他拿了一隻煙，一面點洋火，一面帶讚佩的口氣說：「三連閻儀懷連長，實在勇敢呀，他帶了一班人攻下三個團子，負了二次傷，營長連勸他兩次下火綫，他不聽，硬是打。團政委來勸，他說：『任務沒完成，決不下火綫！』真是猛將手下沒弱兵！咱們連傷兵下火綫沒一個叫痛的。』

最後他帶着抱怨和信任的口氣，說：『同志，你們不能再退了！該叫反動派瞧瞧咱們的力量，誰敢說同志們打不過反動派呢！你們的辦法對，以禮讓人，讓到無可再讓的時候，重重的請他嚐嚐！要依咱們老百姓，早就不該讓！』

這裏，這位殷老先生的話，也正是現在遼西千千萬萬老百姓天天掛在嘴邊上的話。

報仇

岳山

黃昏，風颳着地面的積雪，車站上很冷落，鐵路工人都已經回家了。只有在倉庫的一間小屋裡的工人代表們圍着爐火，熱烈的討論如何向警務隊特務劉閻王鬪爭講理的事情。人們爭先恐後的控訴、爭辯，心像爐火一樣燃燒着。

天黑了，小貝和大義從人群中擠出來，在門口提起他們一天所撿的一籃煤渣，向家飛跑……在兩條鐵路的交叉點，他們分了手，大義跑出一步又急忙轉回頭來叮囑小貝：

「小貝，」後天[illegible]來，你得替你爸媽媽說話啊！」

小貝擦擦鼻涕，應了一聲，於是提起煤渣，一拖一拖走出車站，寒風吹得他小臉通紅。他一面擦着鼻涕，一面穿過熟習的街道，推開自己的門，老奶奶正在燒着爐火，做晚飯。小貝走上去拉奶奶的衣角說：

「奶奶，給你煤。」奶奶睜開枯澀失明的雙眼，握着小貝的手，責備的說：「小貝子，怎的這麼晚才回來？」

小貝一面用氣哈手，一面說道：「到工會聽開會去了。奶奶，大義的……今天都替大義爸爸控訴了！大義說我後天開大會替爸爸媽媽說話！」奶奶不相信說：「什麼？小貝說話？眞的？眞的？」「眞的，奶奶，今天開小會，張二叔，李大爺都告了劉閻王的罪狀，區公所把劉閻王押起來了。」

老奶奶驚喜地叫了一聲：「啊！老天爺有眼，咱們眞有申怨訴苦這一天嗎？」

鍋裡的水開了，小貝跑過去揭鍋蓋，老奶奶急急地從炕上下來……

晚飯後，小貝爬上桌子，從牆上摘下媽媽和爸爸合照的像片，放在小燈上看了半天。像每次一樣，問說：

「奶奶，我那點長的像媽媽？」

奶，閉着眼一面搓着麻繩，一面敘述着：「你媽媽一對大眼睛，高高的額頭，一笑兩酒渦，又年青、又漂亮，什麼活兒都能幹，從來不和你爸爸吵嘴。」

「奶奶，爸爸知道他怎麼死的嗎？」

「他不知道，他比你媽先死了的。劉閻王硬逼着你爸爸，要他說偷了日本狗的軍用品，判了國事犯，關在監獄罰苦工，整天灌涼水，挨打受刑，……不到幾個月，人就給整死了！可憐你媽媽流了多少眼淚，東求西告，說了多少好話，誰知道，你爸爸沒救出來，連他自己也沒逃出劉閻王的毒手啊……。他們年青的都死去了，剩下咱這一老一小……」

老奶奶流着眼淚。小貝照例又問：「奶奶，媽媽是怎麼死的？」

「她給氣死的！」

「給誰氣死的？」

「叫劉閻王氣的。」

「不，奶奶，」小貝忽然想起來，說：「大義對我說，媽媽是叫劉閻王糟蹋死的！」

小貝頑皮地扭纏着奶奶的袖子。奶輕輕的掙開他的手。小貝看奶奶不愛講話，自己就爬上炕頭去，把爸爸跟媽媽合照的像片摘下來，端量着。

老奶奶給小貝問起他媽媽的事，那幾年來沈潛在心裡的記憶，又翻開來了：

那也是同這個時候一樣的下晚，小貝的媽媽剛從監獄裡給丈夫送衣裳回來。老奶奶顫抖着嘴唇，問：

「怎麼樣，小貝的爸不受罪吧？」

「他……快不行了！一天灌四十壺涼水。嗎，小貝的爸要死了，咱們怎能活下去呀？」小貝的媽爬在桌子上，嗚嗚的哭了。

就在這時候街門猛然敲得怪響。小貝的媽止住了哭聲，老奶奶戰戰兢兢的摸索出去，把門開開。進來的却是劉閻王，後面還跟了好幾個帶槍的人。小貝嚇的連忙藏在媽媽懷裡。老奶奶趕快迎上去說好話：

「劉老爺，你饒了我們吧，看顧這一家老小，救救小貝他爸這條命！」

劉閻王毫不理會，兩眼一瞪粗聲粗氣的說：「少說廢話，犯了國法，就得治罪！」說完，馬上向幾個帶槍的人叫：

「搜搜看，賊藏那兒了？」

這幾個傢伙像造反一樣，翻箱倒櫃，鬧了一陣。

小貝的媽含着眼淚，跪在地下求告說：

「劉老爺，你不看別的，看在小孩子面上，他爸爸死了，可怎麼活？」

「死了就死了，死了你再嫁，還不一樣。」劉閻王醜惡地，哈哈大笑，又問：

「犯了國法，就要治罪，你心疼他嗎？」

「不……心疼，劉老爺！」小貝的媽，咬着牙回答。

劉閻王高興的裂開一嘴黃牙，說：「這才對，你放心，只要聽劉老爺的話，保險錯不了！……」

他在那兒多受點指教，叫他改改那賊性子！」

小貝的媽，低垂着頭，老奶奶不知怎的才好。忽然，劉閻王走過去拉着小貝的媽的手，嬉皮笑臉的說：「媳子，別難過，只要有我劉老爺在……」

小貝的媽憤怒地縱到奶奶身後，劉閻王又追上去說：「你跑什麼，別害怕，到裡屋去，有話跟你說。」

「劉老爺，你有話跟媽說吧！」

劉閻王立刻變了臉惡狠狠的罵：「混蛋，你給我進去！」

幾個帶槍的，把老奶奶抓住，讓劉閻王把小貝的媽拉進裡屋去。只聽媽在屋裡叫喊，小貝抱住奶奶大聲哭……

「奶奶，你想什麼？」小貝把照片掛上了，回頭看見老奶奶坐得定定的，動也不動。

「好孩子，別說了，快睡吧，明天早起去揀煤！」

「奶奶，咱倆後天去開會吧！」小貝像大人似的說。

「去！奶奶和你一塊去。你能給你爸爸媽媽報仇，奶奶死了也甘心了！」

風越颳越大，雪飛撲到窗戶來發響。夜深了，老奶奶抱着這個可憐的孤兒——小貝沉沉地入睡了……。

小貝在半睡不睡中，彷彿看見媽媽從街上回來了。手裡帶來兩串紅山楂的糖葫蘆，仔細一看，可又不是糖葫蘆了，是一件紅絨線衣！媽媽說：

「小貝！過來把新衣穿上，過兩天咱們同爸爸都到老娘家去過元宵節，看燈！」媽媽太好了，還給小貝買來一個小燈籠，把它一拉長就跟大蟲子一樣……忽然，媽媽說，表哥要娶媳婦了，叫帶小貝去，母子倆都穿得很好看，還坐着馬車。突然，馬車在下坡道一滑車，翻了，小貝呀一聲，哭起來。

老奶奶被小貝哭醒了。輕輕地拍着他說：

「小貝子，別怕，別怕，奶奶在這兒！奶奶在這兒。你這孩子又做了甚麼噩夢了！哎！」

遠處鷄正啼叫，天已經快發亮了。

第三天，大義叫着小貝領着瞎老奶奶去開大會，劉閻王在工人面前低垂着頭，幾百個工人弟兄睜開憤怒的眼睛，走上去，指着劉閻王，控訴他的罪狀。

小貝領着老奶奶，從口袋裡掏出爸爸媽媽合照像，對準劉閻王說：

「你，你還我爸爸媽媽！」

老奶奶流着眼淚，抖擻着，不顧一切地撲向劉閻王去，憤怒的喊：「你還我的兒子！還我的兒媳婦！你這個傷天害理的東西，你糟踏死我的兒媳婦，你這個畜牲，你不是中國人養的，你這個特務漢奸！」

工人們怒吼起來了：「對呀，對呀，他不是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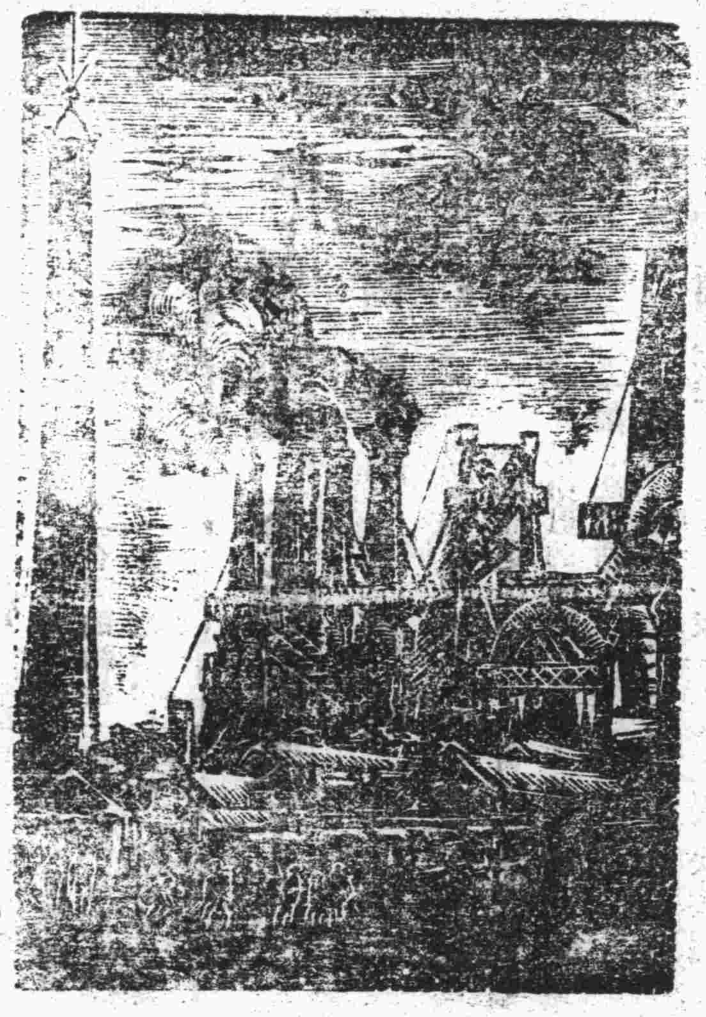
「打倒圖財害命的劉閻王！」

老奶奶顫抖着雙手，指着劉閻王的臉罵：「你說我兒子偷了你日本爹的貨，不用說我兒子沒偷，就是偷了，他也是偷日本狗的，他是英雄好漢，他是中國人哪！……」

工人弟兄們熱烈的鼓着掌。老奶奶興奮的講下去：「你害得我這老婆子哭瞎了雙眼，吃不下飯！如今，我們翻了身，能吐出這口苦水，你姓劉的做夢也沒想到，俺們能有翻身這一天，你沒想到你日本爹會亡了國啊！」

會場上響起激憤的口號：替老奶奶報仇！替死去的大哥大嫂伸冤！」工會會長抱起小貝，站在桌上，小貝一面擦着鼻涕，一面舉起臂，高呼：

「報仇！報仇



工廠復工了

張文欣

延安歸來（三續）

黃炎培

從機場周圍一看，好像四面皆山，山壁上鑿下無數的洞，洞的外形，上邊一個半圓，下邊是一豎，無數無數排列着，好像擴大的龍門佛像，却全是老百姓的家屋，我曾經遊過晉北，住過這種窰洞，但沒有這邊規模的大。今年陝北苦旱，延安一帶，恰在我們到着以前三星期內下過兩次雨。

我們坐着十人座位的汽車，搖搖蕩蕩沿着山脚而行，這裏是膚施縣城，在延安舊府城之北。到了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進客堂，賓主團座，主人比來賓約多三倍，在歡洽的空氣中，新舊朋友分別雜談。進會堂午餐，這會堂有講台，很像重慶白沙沱中華職業學校的禮堂，這不是說中華職業學校建築宏偉跟中共禮堂一般，也不是說中共規模簡陋，和一個私立的苦學校一樣，事實確是這樣。只是這禮堂的樑和柱要比中華職校的禮堂粗得多。這裏有一種遺憾，這遺憾兩字，用得特別準確，是遺傳下來的遺憾就是山上很少林木。不是天沒在生，是在中共到這裏以前，給某種軍隊砍光了的。我曾經遊過岷江上游，光禿的叢山，那種慘象，寫入我的『岷源一曲』。這裏山頂帶青綠色，還算好哩。

餐後，仍乘車行，渡過淺淺的延水，我們南方人讀『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車子怎能渡水呢？是不能了解的，那年到曲阜，坐着車渡汾水，才恍然大悟。我們是客，坐着水陸兩用的車，還有許多人，褰裳涉水而過。

過了延水，穿過了小小的延安城，眼簾前忽然閃過一塊牌子，『韜奮書店』。

出延安城南門，到着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地名瓦窰灣，每人一間臥房，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預備着。

小睡後，偕韜奮、樂秋出門，沒有告訴別人，很自由自在地散步新市場。

排列着好幾家大規模的北方式的商店，叫做『通儲行』，是一個大院落，養着不少驢馬，問過他們，知道是代客運貨，運到的貨，也代客買賣，縻價問他們運些什麼東西？說一部份運進棉花。問棉花的價格，說每擔流通券五萬多元。就是法幣十三萬多元。

這裏向來通用的邊幣，須七元換法幣一元，現在發行一種流通券，仿關金券（流通券一元等邊幣二十元）。現在法幣二元六角，換流通券一元。

這裏婦女的裝飾分兩種，一種是短髮制服，大都是公務員，又一種是從鄉村來的，穿着窄而長袖的大襟的白布短衣，小而圓的袴脚，不穿裙，天足，梳着扁形的圓髻，髻上插上十來個白銀的針，中心一針較大，周圍較小，眉目有些特別，鼻梁是平而長的，兩目和兩眉，各成一字形的直線，顯出一種天然的秀美。我所看到的鄉村裝飾的婦女是一律的。一個這樣裝飾的少婦在驢夫扶助下，跨上驢背，盤着一脚平置驢背上一個六七歲的男孩，跨在彷彿是他母親背後坐着。他們騎驢的技術，這樣老練，眞使我慚愧。

一家是聯合木器廠，去訪談了一會，他們說是若干木器製造的工人，合組起來的。這裏的木器不壞，是工作很地道的舊式木匠，用當地的材料，做成新式的木器，刮得很光，裝得很緊密，角和邊緣，都把稜去掉的，漆用淡黃色，著熱不退，我從木器場裏、招待所臥房裏、和各朋友家裏看來，是一律的，諸位！休笑得我寫得太精緻，要研究群衆的程度，這個地方倒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家是供應總店，又去訪談了。原來各機關各公務員衣食用品凡是公家供給的，都經供應店供應，有分店，有總店。

街頭牆上貼着一分擁軍公約：是四言的二三十句話，都是講民衆對於軍人，和軍人對於民衆應該互助的工作。（待續）